

近代著名艳情小说

民國艳史

下

陶寒翠 著

汤哲生点校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民 国 艳 史

(下册)

陶寒翠 著
汤哲生 点校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民国艳史

陶寒翠 著

汤哲生 点校

责任编辑 吴丹青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3 印张 680 千字

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220 册

ISBN 7-80538-552-1/I·252 定价 26.80 元

民国艳史下册目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八十一回 | 挥红泪娼女多情 | 断青丝老尼饶舌 …… (675) |
| 第八十二回 | 白衣妓名声大振 | 痴情人空开房间 …… (683) |
| 第八十三回 | 女嫖客招徕女妓 | 败将军贬评女子 …… (691) |
| 第八十四回 | 台前脏手摸香股 | 捞便宜艳荡春魂 …… (699) |
| 第八十五回 | 发牢骚女子嗔怒 | 说爱情愤语伤心 …… (708) |
| 第八十六回 | 卧空房暗自伤心 | 好梦中携郎情奔 …… (716) |
| 第八十七回 | 功德林吃素换味 | 吴淞口趁车兜风 …… (724) |
| 第八十八回 | 倚醉听歌好人生 | 金币漂出水上花 …… (733) |
| 第八十九回 | 督军恣意玩女人 | 苗女设计保全贞 …… (742) |
| 第九十回 | 妓女捞钱有方法 | 将军爱好新花样 …… (751) |
| 第九十一回 | 丑明星痴痴献技 | 红艺人被迫卖色 …… (760) |
| 第九十二回 | 莽将军迷恋女伶 | 俏姑娘恋旧情人 …… (768) |
| 第九十三回 | 千名妓女供一人 | 众女排队待品点 …… (776) |
| 第九十四回 | 凭姿色夜仙得宠 | 说运气名伶俯首 …… (784) |
| 第九十五回 | 勤巴结从中渔利 | 混胡闹深宵跳舞 …… (792) |
| 第九十六回 | 柔媚功夫得宠幸 | 乞妹媚阿狗求官 …… (800) |
| 第九十七回 | 送腐乳阿狗狎妓 | 打屁股专打半边 …… (809) |
| 第九十八回 | 吃补品笑倒女仆 | 说嫖经捉弄有方 …… (817) |
| 第九十九回 | 杀狗砰砰听枪声 | 作怪状笑煞众妓 …… (825) |
| 第一百回 | 姚阿狗急不可待 | 俏妓女装模作样 …… (834) |
| 第一百一回 | 妓女从良难上难 | 少爷赌气不出钱 …… (843) |
| 第一百二回 | 半醉半醒听秘语 | 赤身裸体念伊人 …… (825) |

- 第一百三回 孤枕单衾难消魂 长吁短叹盼黄昏 …… (861)
- 第一百四回 斩一刀鸩母定计 故作态姑娘施巧 …… (869)
- 第一百五回 狗官惧内出奇闻 新娘又勾演戏人 …… (877)
- 第一百六回 英俊少年独相思 千思万虑买手帕 …… (885)
- 第一百七回 破好事总管拿人 心情乐将军放生 …… (893)
- 第一百八回 有情人双双自尽 空添一双可怜虫 …… (902)
- 第一百九回 阴风惨惨出鬼事 白相人调戏婢女 …… (911)
- 第一百十回 边老爷玩妓避人 红妓女勾引有术 …… (918)
- 第一百十一回 小白姑娘遭蹂躏 巴绝人善解人意 …… (926)
- 第一百十二回 美女产地萧条状 将军留恋红佳人 …… (935)
- 第一百十三回 棒打鸳鸯两惜惜 纨绔子弟窥艳窟 …… (943)
- 第一百十四回 玩秘本契友惊心 老色鬼大谈色经 …… (951)
- 第一百十五回 泣穷途贫民行窃 中诡计荡子伤心 …… (959)
- 第一百十六回 设寿筵忽来怪客 遭匪劫事出非常 …… (968)
- 第一百十七回 耍诡计送掉小命 得宠爱小妾诡辩 …… (977)
- 第一百十八回 沈仆举足戏情人 王良医治愈笃疾 …… (985)
- 第一百十九回 奇女子伤心跳海 失恋人远游海上 …… (994)
- 第一百二十回 极乐世界极乐事 伤心人撒手人间 …… (1002)

第八十一回

挥红泪娼女多情 断青丝老尼饶舌

筱春红刚待走进门去，见那个老仆手提着一顶纸轿，将到大门口来烧化，又听得里边有一片哭声突然而起。筱春红料知这位赵七爷已经命归西天了，心中一阵刺痛，宛似万箭攻心一般，本想就仍退回家去，但想七爷生前待我何等恩爱，如果现在他死了我也不去哭他一哭，那么我又成了什么人了！”想到这里，立即走进门去，只见赵英的遗尸已经搁在大厅的正中央，有好几个妇人环绕在尸体左右放声大哭。筱春红也等不到和众人招呼，径奔到灵床前，双手压在尸体的胸口上，大哭大叫道：“七爷！……七爷我春红来了！我春红来了！……”筱春红抱尸痛哭之时，厅上的众亲友们，倒一齐为之一惊，当时死者的夫人陆氏忽然住了哭，走过来拉着筱春红斥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闯来动手抱着老爷的尸身也来哭着？你也不问问你自己的身份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快给我滚开！”筱春红料知来拉自己的一定是赵英夫人，听了她这几句蛮横的话，心头着实气恼，但又不敢冲撞，只得哭着答道：“太太！只为的七爷叫我来谈两句话，我倒不料七爷此刻就归天了！我哭他一哭，总是我不忘七爷的一片好心啊！”陆氏道：“呸！没脸的还要这般说呢！我且问你，你是谁啊？是他

的亲呢，还是他的眷？都是你这个无耻之人，既骗了我们老爷好几万钱，现在又害了他的性命，亏你还敢来装腔作势的假哭！”筱春红听了害了他性命一句话，不得不哭着分辩道：“怎能说是我害了七爷性命呢？太太不可乱说呀！”陆氏怒道：“还不是你这无耻的害了我们老爷的命？他在你这个淫窟里接连住了两夜归来，就得病了，还说我乱道你是什么人？配我向你乱道？”说到这里，扬起手来就抽了筱春红一个大耳刮子。两旁女亲们也齐声说道：“该打！该打！”筱春红受了此辱，就拉住了陆氏的衣袖大哭大叫道：“七爷死了，我也活不成了，你索性把我打死在这里吧！……”陆氏愈怒，又伸手抽了她一个耳刮子，筱春红一发哭闹不已。几个女亲，还帮同陆氏辱骂，筱春红受辱不过，遂跪下地去，一头要撞死在灵床上。这时候，几个男亲们一见闹得不成样了，都走将过来，有几人去劝住陆氏等，有两人便奔去把筱春红拉将起来，喝阻她道：“你要死也不配死在这里，这个干净所在，容得你死吗？”筱春红仍是大哭着说道：“那么叫我死在哪里？我只待众位老爷们吩咐，我就当场死给大家看！七爷啊！你如果有灵的，快瞧我被众人这样的羞辱啊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粉脸之上，泪如雨下。陆氏等见她还在哭闹，又要赶来殴打，那几个男亲，忙命两个仆人把筱春红拖出大门去。筱春红蹲着身子，哭哭啼啼不肯走，连连叫喊着“七爷！”经不住那两个如虎如狼的仆人，左右把她架住，死劲推挽着，筱春红怎敌得过他们，早就被他们拖到了大门口。可怜筱春红屈于他们的权势，有力无使处，只得掏出一方手帕来，擦干了满脸的眼泪，叫了一辆人力车坐着，仍回院中。

回到院中，鸨母福珠以及房侍红珠等，见她双眼哭肿得

如胡桃般大；便料知是七爷已经死了，因又问她到赵家去后的情形。筱春红把被辱的详细情形，对众说了一遍，又放声大哭起来。福珠反道：“你原也忒煞不识相了！已知七爷死了，又走进去做甚？岂非是自讨苦吃？”筱春红见福珠非但不安慰她，反说她不是，心上越发悲苦，也不再和众人说什么，一口气奔回自己房间内，伏在案头，又嚤嚤啜泣起来。红珠忙跟进房来，拉着劝她道：“春小姐！不要这样气苦吧！哭坏了身子，反是不值得的！”筱春红不理睬自管哭着。红珠还在一旁啾啾不休地劝着，筱春红伸起脚来，把她踢了一脚，恨恨说道：“我哭我的，干你什么事！”红珠伪笑着说道：“要哭还是明朝哭吧！此刻时候也不早了，还是睡了养息养息！”筱春红挥着眼泪说道：“你不知道七爷死了，我们哪里再能碰到这般好客人！莫说别的，他买给我的首饰，也就有七八千块钱了！试问别人肯吗？我去哭哭他，又受他们家里人的气，你道我恨不恨！我也不想活了，哪里又想睡！”说罢，又伏在案头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地哭将起来。红珠站在一旁，横劝竖劝，终是劝不醒她，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时，福珠也上楼来劝慰她了，筱春红忽然立刻住了哭，说道：“我不哭了！你们都去睡吧！我也睡了！”福珠遂下楼睡去，红珠也回到外房间小铺上去睡了。红珠睡到床上，还听得筱春红在里边呜咽之声，又听得她在自言自语着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，静心细听，只听得“七爷”两个字，其余的话，一句也听不清楚。红珠觉得筱春红今夜有些异样，吓得在床上只是大睁着眼睛，不敢睡去。迨到六点钟时，筱春红倒不做声了，红珠也倦得很，刚想闭眼睡了，忽然听得筱春红的房间轻轻作响，红珠急即睁开眼来看时，只见她房间已经开了，房内电

灯还亮着，筱春红身上只穿了一身薄薄的短衫裤，赤着脚，拖着拖鞋，悄悄地从门内闪将出来。红珠大奇，只是假装着鼾声，半睁着眼睛，在暗地里窥她的究竟。只见筱春红轻轻地掩到外房间后，回转头来先对红珠床上望了一望，以为红珠是睡着了，便又走到对面红木坑床前，俯下头去，从烟盘中拈了一匣烟膏，又回头向红珠床上望了一望，刚拿着烟盒要回进自己房中去时，红珠大惊，心想筱春红是从来不吸鸦片的，现在要烟做甚？岂非要寻短见吗？急忙从被窝中跳起身来，赶前去把筱春红手中的烟匣夺下来道：“春小姐！你这个事情，干不得的啊！”筱春红倒反微笑道：“咦！你又大惊小怪做甚？我为的心里气苦，想抽几筒烟，解解气罢了，怎么又说是干不得的？”红珠便道：“春小姐！你又骗谁？你要抽烟，为何只拿了一个烟匣，却不拿烟灯烟枪？况且你是不会装烟的，有了烟灯烟枪，你也无从抽呢！你还不是要寻死路吗？”筱春红被她如此一说，倒无话可辩，只得说道：“你别闹吧！给楼下听得了，又是不好的，你睡吧！我也进去睡了！你放心！我是再也不这样的了！”红珠道：“我倒有些不放心的！我今夜且和你一床睡！”说罢，竟跟了筱春红到内房去，和她一床睡了。筱春红既和红珠同床睡了，也再没有其他异样的举动，只是在睡梦之中，时时发出呜呜咽咽之声。一夜总算平安无事。

到了明天，红珠就将筱春红昨夜之事，去密报福珠，福珠听了，大大地吃了一惊，忙便来向筱春红大大地劝戒了一顿，又把筱春红外房中的烟膏一律收去，连小剪刀小洋刀也都搜去了，再暗暗叮嘱红珠，叫她对于筱春红务须严密监视，不可稍有疏忽。从此，筱春红一天到晚，都被红珠监视

着，就使每逢出局之时，红珠也是一步都不离她，筱春红也就更无其他举动发现，不过常常淌淌眼泪叹叹气罢了。红珠见她悲伤之心，似乎已淡了许多，监视的心，也便松懈了不少。一天早晨，筱春红下了床，正在妆台前梳洗，红珠走来说侍她，筱春红便对她说道：“我的前刘海，渐渐有些参差了，你去拿一把小剪刀给我！我要把他修修咧！”红珠见她要修剪刘海，只得到外房间去拿了一把小剪刀给她。筱春红接了剪刀，就对着镜子，细细地修剪起鬓云来。红珠也走到楼下，给福珠装鸦片去了。迨到红珠给福珠装完了四筒朝烟，四到楼上来时，忽见筱春红已是影踪杳然，她的一条浓茸茸的乌光大辮，却已剪下了抛在镜台上。红珠一看此状，知道已经出了事了，忙奔下楼去报告福珠。福珠大吃一惊，赶上楼来一看，果不见筱春红，只剩了一条香馥馥的辮子。福珠又赶下楼去，四面搜视一遍，只见后门大开着，福珠方知筱春红是从后门逃出去的了。当时福珠就想起筱春红一晌和报本庵里的尼姑们煞是谈得投机，每逢初一月半，定要上报本庵烧香去，现在她剪了辮子，不别而行，莫不是逃到报本庵去，要做尼姑了；心上想到这里，除派人到筱春红一辈小姊妹处察访外，自己就带着红珠，慌忙赶往报本庵去。一口气奔到庵内，果见筱春红乱发蓬松地跪在地下，对着报本庵中的老尼姑在泣求什么。那个老尼姑本也和福珠熟识的，正在没开交时，瞥眼见福珠来了，忙连声说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阿弥陀佛！福珠嫂嫂来了！你家这位春红姐姐，刚才剪了头发，到我庵中来；说要来出家咧，我劝她不醒，福珠嫂嫂！你自己来劝吧！”福珠也来不及回答那老尼姑，只一把把筱春红从地上拖将起来，对她说道：“春红你真的忒煞不知轻重

了！怎么又要出家了呢？”筱春红掩面而泣道：“七爷死了，我也没有什么乐趣，倒不如做了姑子，修修再世吧！”福珠道：“是你的痴心！吃堂子饭的姑娘们，要多少也未见客人死了，自己就要去当尼姑啊！虽说七爷待你好，现在他人死了，就什么都完了。你又何苦发这般痴心，反惹旁人耻笑？快休这样！快快跟我回去吧。”那老尼姑也在一旁说道：“春红小姐！你也不曾知道我们做尼姑的苦恼啊！一年到头，也没一些荤腥上口，一天到晚，又要念佛烧香，住又住得苦，穿也穿得苦，你是吃惯穿惯的千金好小姐，又怎经得起如此磨难！快别这样痴想吧！这一碗做尼姑的苦饭，不是你能吃得的！”说到这里，又伸手拍了一拍福珠的肩胛，笑问道：“福珠嫂嫂，春红小姐究竟又为着什么要瞎想出家啊？”福珠叹了一口气回答道：“都只为着一个恩客现今生病死了！他们原是再要好也没有的，春红小孩子气重，想起了旧情，伤心起来，所以赶到你这里来要做什么尼姑了！”那老尼姑听了频频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怪道我刚才问她为什么要当尼姑，她只是不肯告诉我！我先前为她和福珠嫂嫂一时口角了，所以气愤要当尼姑，倒料不到春红是一位节女！其实也不必如此！既然你不肯忘记你的恩相好，那么也不必一定剪了头发做尼姑，尽管在自己家里供奉菩萨，一天早晚念几遍阿弥陀佛，超度超度你的旧相好，一般也是功德无量，又何必如此发狠呢？”福珠应道：“师父的话一些都不错啊！既然你情愿念佛修行，那么你在家里也尽管念几声佛是了，又何必一定要当尼姑？你自己想想吧！你这般行为，可呆不呆？前天我也劝过你了，怎么你今天又糊涂起来了呢！师父！你不曾知道她前天还为了那个客人，要吃生鸦片烟自尽呢？”说到这里，又指指

红珠接着说道：“幸而给她看见，把生鸦片烟夺了下来，总算不曾闯祸；料不到她今天又要来当尼姑了。”那个老尼姑忙又说道：“哎哟哟！怎么春红小姐竟如此烈性？生鸦片烟吃了，连肚肠都要根根爆断，这怎么可以轻易吃得？”筱春红听了福珠和那个老尼姑的夹七夹八之话，也绝不回答，只是立在佛龕前嚶嚶低泣。那个红珠却又立在她身后，轻轻地劝着。那个老尼姑又叫小尼姑冲了几盏茶来，并请福珠、筱春红、红珠三人都坐了，便再问福珠，那个春红小姐的恩客是何许样人，福珠把赵英的生平告诉她听了，那个老尼姑忙又连连点头道：“真正是一位大富大贵的好恩客，难怪春红小姐为了他要寻死觅活了，不过这位大老爷已经上西天去了，菩萨说得好，万般皆空，一个人的生死，原是空的，生前说恩说爱，死后他就什么都记不起了；春红小姐！你看破一些！我劝你的话，句句全是阿弥陀佛说过的话，你都听了，现在你只管回去时时给那位大老爷念念佛，也常到我这里来烧烧香，我也在菩萨面前，时刻给你通说通说，求得这位大老爷早生西天佛国，那么你春红小姐在世之时，也便对得起这位大老爷了。”筱春红究竟是一个妇人家，被那个老尼姑如此一说，坚决之心，早就渐渐退了；又经红珠福珠两人劝了一番，便服服帖帖地跟着福珠等回去了。

筱春红刚从寺中回来，心上愁苦还不曾完全解决，一连数天，只是推说有病，不曾见客。后来经福珠花言巧语地大劝了几番，愁苦之心，也慢慢儿的消失了。好在如今的时髦女子，很多把头发剪去的，所以筱春红虽把辫子剪掉了，稍加梳理，转成了一种时派，就照常接客应征，有时夜深人静想起了七爷的旧情，还不免背人暗泣。这时候汉口一带，已

经完全知道筱春红为了赵英要做尼姑之事，茶馆酒坊，都在讲论着，把她比做往年上海的蒋老五。大家以为这是一件青楼佳话。甚至有一辈歌丐，把筱春红和赵英之事，编成五更调，在沿街歌唱。再有一个戏馆中，想把这件事，编成新剧，藉此吸引观者，但经赵英家族写信禁止，总算这死了的赵英，不曾再在舞台上出现。汉口全埠，既然大家都在议论此事，筱春红芳名就闹得妇孺皆知，一辈好色爱情之人，也都来问筱春红的局，情愿一见她的芳姿。筱春红东也出局，西也出局，简直应接不暇，自己又是分身乏术，有时索就叫红珠去冒充一下。有一次，红珠冒充着筱春红到一家酒馆中去应一位呆诗人的征，这位呆诗人还当筵倚声填了两阕浣溪纱，悄悄地塞给红珠，红珠带回来给识字的人一看，那词句非常香艳，引得大家都好笑起来。当时何备甫幕下的那位老诗人羊韵诗，也在程妹妹处听得了筱春红为着赵英而愿削发为尼的情形，心上颇为感动，以为这个小姑子，虽说被一时感情所驱使，到底也属不可多得，就蓄意要去安慰她一阵。一天晚上，他在程妹妹处讲起此事，就笑对程妹妹说道：“我想破例把那个筱春红招到这里来谈谈，你可允许不允许？”程妹妹笑道：“你要怎样便怎样，谁又能来阻你！”两人刚说时，忽然有人掀帘直闯而入。

第八十二回

白衣妓名声大振 痴情人空开房间

羊韵诗刚在对程妹妹说要把筱春红招来一谈，忽然有人大叫着韵诗，掀帘闯将进来，羊韵诗回头一看，见来者正是章奇凤，因即起迎道：“奇凤你怎么此刻能到这里来？”章奇凤笑答道：“没什么事，走来找你谈谈。”章奇凤坐定，程妹妹忙着捧茶递烟。章奇凤笑对羊韵诗说道：“程妹妹的颊间，近来愈加红得可爱了，这多分全是你韵诗陶冶之功效吧？”羊韵诗笑答道：“如今春天到了，这便叫做春色上脸。”程妹妹听了羊韵诗的话，误以为他说自己是春瘰上脸，忙即笑吟吟的分辩道：“可又是冤枉我！天气已经在三四月里了，又哪里有什么春瘰？况且我是一向不曾生过冻疮的！”羊韵诗和章奇凤都知道程妹妹是误会了，又因为她误会的意思，煞是有趣，大家都一齐大笑起来。程妹妹见他们两人突然狂笑，自己倒反不明不白起来，便走近章奇凤身畔笑问道：“做什么大家无端都笑了？我回答的话，也并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啊！”章奇凤便道：“我们的笑，就是笑你回答我们的几句话。”章奇凤说到这里，就把程妹妹误色为瘰的话，告诉她听。程妹妹听了，也不禁大笑起来。笑罢，又问羊韵诗道：“你究竟要不要把筱春红喊到这里来吗？”羊韵诗还未及答，章奇凤倒也说道：“可是

要招赵七爷的旧欢到这里来吗？那很好！我倒也要见见她近来的神情如何！”程妹妹道：“那么就请章老爷出面去征吧！羊老爷只许征我，可不许征筱春红呢！”说得羊韵诗又好笑起来。当时，由章奇凤亲手写了一纸局票去征筱春红。大家等了约模有一刻钟光景，方见筱春红来了。只见她头发果已剪去，面色已经不似以前丰满，双颊之间，颇见修削，全身又穿着一套素白衣裳，大有孀妇气象。走进房来，对羊韵诗、章奇凤、程妹妹等都招呼过了，就在章奇凤、程妹妹之间坐了下来。羊韵诗便先对她说道：“你近来为了你的七爷，可瘦多了！”筱春红惨然一笑，却又佯辩道：“也只为近来身体不甚好，所以瘦了！”章奇凤也道：“筱春红你尼姑虽不曾做成，你的头发剪去了，倒反比以前好看呢！”程妹妹也附和着说道：“是啊！春红妹妹剪去了头发，格外样式好看！”筱春红只是微微地笑着。羊韵诗就又问起她为了赵英而剪发的一番情形来。筱春红约略讲了一遍，大家听了，都称赞她好，筱春红见大家齐声赞她，反有受宠若惊之概。章奇凤便道：“我听得人家说七爷不死，你就要嫁他了，可是不是这样呢？”筱春红点点头道：“这一句话，倒是的确的，七爷在世之时，原已和我约定，说是至迟在七八月之间，一定要讨我去了；那也是我自己没有福！刚巧碰到七爷这般好人，青天没有眼睛，竟送了七爷的一条命！此后我想再碰到七爷般的人，怕一辈子也碰不到的了！”章奇凤因道：“事既如此，你也不必再一心一意牵挂着七爷。他人既死了，你挂着他也是徒然。从此以后，你能放开眼光，留意物色，不怕不能再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人物。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个人，不测之事，总是难免的。古人说的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

大凡有不幸的事临上头来，自己能够拿定达观的主意，那就好了。”章奇凤劝了筱春红一遍，羊韵诗也大大的劝了她一番。筱春红听了他们两人劝慰之话，频频颌首不已，似乎是非常感动似的。那个程妹妹倒也劝她道：“春红妹妹！这两位老爷都是有学问之人，他们说的话，就象孔夫子说的话一般，理解都不错的。妹妹都记牢了！我们做女人的吃了这一碗断命堂子饭，本来也就是一个苦命鬼了，各样事情，又哪里能够十全十美？只要自己看穿，自己肯寻快活，这就是自己的便宜处，也就是苦中作乐处。现在妹妹为了那位七爷，虽说是你的好心好意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就算了！要是你永久缠绕不开，这非但不是苦中作乐，倒变做苦上加苦了，这是万万犯不着的！做了一个人，谁又能免得不死，你我也不是一个千年不死的老猢猻，到底将来一般也要和七爷一模一样的！如果死的已经死了，活的都象妹妹般的伤心，这个世界岂非成了一片眼泪世界了吗？所以我也来程妹妹，从今以后，把想念七爷的一条心马上抛开，自己多寻寻快活！你身上穿的一套白衣裳，分明还是为了那个死鬼而穿的，你从明天起赶紧把这一套白衣裳剥掉，再也不要穿它，免得在眼里惹气！有空闲的时候，也不要躲在房间里，一味地胡思乱想，尽管到小姊妹处来谈谈，包管不上一月半月，你就再也想不到这位死鬼七爷了！”筱春红听了程妹妹的一大篇爽快之话，只是哭笑不得，惟有唯唯而应。章奇凤便笑对羊韵诗说道：“你瞧妹妹这几句话，虽够不上文理，其实倒句句清脆，仿佛掷地可作金石声呢！”羊韵诗手拈着短须点了点头，然后答道：“正是呢！我所以爱妹妹之故，就只爱一种爽气！这几句话，虽不足为训，其实就爽气得好！可是你

还不知道咧！她也有一种可恨之处，要是她小孩子脾气发作起来，分明就象一只去乳未久的小猫一般抓抓爬爬，再也休想使你安静。”章奇凤笑答道：“其实你虽说这是可恨之处，其实一般也是可爱之处；所谓闺房调笑的一件事，正要那个女孩子能为一只小猫一般；倘使不是这般，这个女子呆板不动，岂非成了一头死猫了吗？那便真的教人可恨了！”羊韵诗道：“照你这般说，你倒在提倡妹妹和我玩皮了！现在妹妹听了你的话，包管此后要格外顽皮咧！”程妹妹在旁笑对章奇凤说道：“章老爷你听吧！他越说越派我不好了！先是说我小孩子气，又说我象一只小猫，最后竟说我是顽皮罗！章老爷，你想有时候我很高兴和他谈谈讲讲，岂知他老捧着一本破旧的书，尽管在咿咿唔唔的读个不停，这可叫我厌不厌？叫他不要读，他又不听，我没法想，自然只有和他胡闹，使他读不下去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有别的方法去阻止他不读吗？”羊韵诗笑道：“你自己想吧，人家在读书时，你偏闹着不要他读，这还不是顽皮吗？”章奇凤大笑道：“你们两人都不必争论！一言以蔽之，这些正全是一件绝妙韵事，我在读书之时，要是妹妹般的一位绝色佳人来和我调笑，我真正求之不得呢！”程妹妹笑道：“这倒不难！我把春红妹妹荐给你，叫她在你读书之时，一般也来和你大吵大闹，你道可好不好？”众人听了程妹妹之话，都为之哑然，筱春红也不禁低颜大笑起来。大家说笑了一会，筱春红因为在此坐久了，还须到别处出局去，只得立起身来，向众人一一告辞了，姗姗出门而去。又在别处接连出了六七个局。回到院中，已是夜间两点钟了。从此以后，筱春红依了程妹妹所劝的话，有时也随意作乐起来；果然一腔的幽怨，已渐作云雾之散，憔悴的容光，又一